孫威敏征南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孫威敏征南錄
作者：滕元發　北宋

宋滕元發撰。元發初名甫。後以避高魯王諱，以初字元發為名，而更字曰達道。東陽人。舉進士。歷官龍圖閣學士。謚章敏。事跡具《宋史》本傳。此本前有結銜題「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軍州事滕甫」，蓋猶未改名時所作也。其書乃記皇祐四年孫沔平儂智高事。其時沔為安撫，狄青為宣撫使，沔與青會兵計議，進破智高於歸仁鋪，沔留治後事。及師還，余靖勒銘長沙，專美狄青。朝廷亦以青為樞密使，賞賚甚厚。沔止加秩一等。甫以為南征之事，本出沔議，其措置先備，又能以身下狄青，卒攘寇難。因述為此書，以頌沔之績。蓋沔知杭州時嘗奇甫才，授以治劇守邊方略。具有知己之分，故力為之表暴如此。考《宋史》載征儂智高事，亦於《狄青傳》為詳，而《沔傳》頗略。然此書備見於《宋史·藝文誌》、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，當時皆不以為誣殆，殆必有說。是亦考史者所宜兼存矣。
（案：削平寇亂之事，宜入《雜史》。然此書為表孫沔之功，非記儂智高之變，故入之《傳記類》中。）

皇祐四年夏四月，廣源州蠻儂智高寇邕州。守臣陳曙死之。遂擊破橫、貴、龔、潯、藤、梧、封、康、瑞九州。五月進圍唐州城，纔容府寺倉廩，而城下之民剽殺略盡。朝廷始命起居舍人楊畋、閣門副使曹修安撫嶺外，團練使张忠、蔣偕，鈐轄兩部兵馬以南征。

越秋七月，枢密直學士孫公自徐州徙帥秦，請覲京師。八月庚辰，告辭，将西矣。上曰：“吾始意召卿，将賴以平嶺賊，今其微矣。”時廣東使者鮑軻奏於朝，上信其然。公對曰：“是非告陛下以實者。臣竊聞賊破邕至廣。廣，天下寶貨之儲，而蕃舶之家，常以億萬計。賊悉取之，日據劉王山，縱酒大會，亡命歸之者萬餘人，而官军未嘗勝。是豈衰息耶？”上驚其語，注目謂之曰：“昔黄巢以二千人過嶺，莫能制之者。”公曰：“明朝雖非唐季之比，過虑庸何傷。”是日，公出宿國門外，遂行。翌日，聞張忠、蔣偕軍相次敗於白田。忠死之，偕僅以身免。楊畋寻亦乞棄英州。壬午，有詔止公毋行。中日堂

笥留議事。

越五日戊子，復令陛見。上諭執政曰：“南賊果如孫某料。”二府由此慊公。明日，詔除公江南西路、荆湖南路安撫使。又明日，入封。上曰：“南賊如此，欲遣富弼，弼母老，度必辭。汝爲朕行，令石全斌副汝。”公曰：“臣禄於從官之列，素雖有疾，恶敢辭。然賊勢盛，須有将佐士馬甲鎧金穀之资，苟闕焉，亦諸將之今日也。今未敢承命，俟有奏論。”又明日陛對，愿得宣撫使可以集事，以爲其貳。執政疾其言，公曰：“苟不如請，願朝廷應副軍須，使無復顧之患。”詰難更数端，不得請。公曰：“無素具，則當盛賊勢，必败事。徒受責，何益？”宰相陳執中曰：“败事豈止於責耶？”又曰：“密學無张皇。”公對曰：“是欲示鎮静耶?有備固當爾，無備而示鎮静，此危亡之本也。國家生靈可兒戲乎？”又明日，乞兵萬人、馬千騎、金帛稱之，裨校八人，掌機要文籍者四人，军前備指顧者二十人。難者曰：“南方非用馬之地，何以馬爲？”公曰：“賊去朝廷遠。苟當用馬，豈朝奏而暮得耶？然終以馬勝。”又乞兼安撫江南東、荆湖北兩路，冀以四路共贍軍。盖向之兩路，貧部也。復爲大臣所沮。越二日，詔促行，纔得人馬军七百人，文臣四人，備指顧者十人，安撫池、江、饒、太平四州。及辭，對上曰：“臣之所乞，舉不從。臣難欲盡愚报陛下，勢不能。死固不足惜，惜羞國爾。至如乞宣撫使事，盖舊例兩府太臣爲之，凡有須於郡國，無遠近皆給之。今臣所能令者，兩路及四窮州而已。非所部，誰應軍需者。”上曰：“卿第行，事且急，爲卿出宣撫使。”公再拜曰：“審如德音，平南必矣。”上喜曰：“卿先到彼，但多爲備。”公復對曰：“臣不知大臣何以見沮。止如楊畋、蒋偕輩行無所請，亦無功效。今臣與石全斌軍行當苟避賊，其敢虚死以憂朝廷。萬一賊平，臣止求致仕。至遣宣撫一司，須賴聖明獨断。”公求致仕之言，盖嘗有譖其張皇賊勢，事成而邀赏者，故以言。

将行，慮賊入湖南。於是先爲虚聲飛报荆湖南北，曰：“大兵即至，促多建营壘，及将佐数十宇，盛儲赏犒之備。”傳之諸郡，於是人心稍定，賊以故不敢過嶺。既行之後，蒋偕又陷賊於贺州。九月甲辰，公行至鼎州。加安撫廣南東兩路。又以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。公遂留長沙一月以待，且思所以制勝之具，朝夕不怠，公疾且病矣。大臣疑其不肯行。上遣御醫周應與中貴人来，遇嶺视疾。因道上語曰：“大臣不爲孫某地，朕须應副，令了南事。”

有裨将晋人李定者，父子兄弟凡七人，閑戰鬥。公遣先之桂、象間，逆朝廷所遣兵，次於賓州。虑其爲人所使，貪功败事，令之曰：“妄出戰，吾斬汝一家。”後桂帅果使之，定不聽,屯賓之如和關外。賊至，不與戰，遂引去。及使他兵，果败。乃陳崇儀军也。賓、

象由是而完，公之計也。

十有一月，集军賓得錢帛百萬矣。又聞賊之長技用蠻牌捻槍，每人持牌以蔽身，二人持槍夾牌以殺人，衆進如堵，弓矢莫能加，久爲南患。公乃多備長刀大斧，制其所長。南方水潦不時，而瘴癘将作，燥濕之具百計悉備。備成而狄至。過嶺而南，時十有二月也。狄與公議事。公以三策料曰：“賊出，上計歸其巢穴，中計守邕城自固，以久王師;下計與吾戰。今度其必出下計焉。何者?彼以天幸，横行太嶺之外，有骑我心。驕則必出，出則必敗。使吾二人者心和而謀協，狂寇奚容不誅。某請遇事密输計於太尉，太尉自行之。军中無二令，自取美名，非我意也。”狄大喜，出其非望，公以身下之。後有處置，狄常令軍中曰:“此事是孫密學擘畫。”及歸朝，亦数以告上。二公之心，人以爲難。

明年正月，達賓、象間，大军及輜重凡四萬人出崑崙關。行三日，部曲前後不相属。宿朝天驛，公乃謂狄曰:“兵行如此，卒遇賊何以支？”是夕，申命諸校各有隊伍。明日果遇賊於歸仁铺。賊在山後，偏将孫節、祝貴阵於前，石全斌为左翼，劉几爲右翼，狄與公暨桂帅余靖處中军，李定殿其後。賊将戰，余懼，棄所部入公军。公叱去之。象衆據山而阵，孫節恃勇出，與之争地形。公疾呼節曰:“此豈争地利處耶？”節不聽，兵小衄，死焉。狄素奇之，失聲驚呼。節之餘軍與祝貴軍復振。遂用公之刀斧斫牌鎗，響震山谷。先所命三百騎爲奇兵，出山背突賊後，溃。前军乘之，殺傷數千人。賊遂遁保邕城。公欲圍城以取之，狄不許。是夜，官軍乃寨於山前。公曰：“軍中必由一二人怯於戰者，虚聲相連。”乃下令军中，敢夜有呼叫者，斬。漏二鼓，他寨果驚呼，賊聞，以爲大軍至，遂空壁而去，獨公所部無一人動者。明日，兵進邕州，狄嫌以恩悦軍，不即赏。衆皆怮怮，或偶語者。公乃與狄議曰：“士卒冒萬里險瘴以立功，奈何不赏耶?萬一有變，非太尉計。”狄於是取下赏赏之，衆遂定。已而，治附賊者。公乃白太尉曰：“其脅從者，可以盡誅耶?當先爲公詰其端，送至廷下者乃可殺。”太尉曰：“諾”由公所全活者蓋數十百千人。

狄先還京师，公留邕計事。以舊戍兵三歲一易，瘴死者十常七八，乃令本道释善地番休，留邕者止一歲。故人人樂戍。郡城惟三門，公新作北門，號曰歸仁門。使向闕，示其有歸懷之意，及闢土，乃得舊址，衆服公識。又表洪譚籍重兵，多蓄财以給嶺外，築城撫集亡民散卒，置博易務，通諸蠻之有無。民之因賊面科徭，賣鬻男女，为人奴婢者，約以一年折其券。及狄至自南還枢府，厚赏金寶，官其数子，賜第一區。而公止與余靖加秩一等。公以嘗乞身歸田野。大臣尤公之惭其前，害其寵名。上曰：“孫某求政［致］仕矣。”執政愕然無以對。公寻累乞杭，行至南都。上曰：“豈朕指耶。”詔擢爲枢密

副使。懇避再三，不獲已，面［而］受命焉。及領機務，昂然有古名臣之風。其事非此所得書也。

初儂氏世为廣源大酋。智高父嘗寇交阯，獲焉。智高释父怨，因结懽好。異時，交阯使之守廣源。又以桀黠爲姦，交阯敗走之。後據有田州，以其守黄光祚之母爲妻，佯交特摩國，以母嫁其國主。既又并其土衆。始乞卒朝補田州刺史，不得，又乞散練使，又乞徒賜袍笏，又乞每南郊時贡金千兩，願常於邕管互市，皆不許，至令入寇。及其敗竄，久之至大理國，斬首以献。前二公破走智高時，令邕守萧注捕之。後得其母與弟，戮於都市。

予嘗謂近世文臣，罕有躬戰伐，成功名者。獨公善爲兵，又能身下狄以攘寇難。固已鮮哉。因錄以示世云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